

詞

學

第
四
輯

詞學

第四輯

《詞學》編輯委員會編輯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上海中山北路3663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吳縣裝璜印刷二廠印刷

開本850×1168 1/32 印張9.25 插頁2 220千字

1986年8月第一版 1986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3,200冊

統一書號：10135·022 定價：1.85元

《詞學》編輯委員會

夏承燾	俞平伯	任中敏	唐圭璋
黃君坦	潘景鄭	錢仲聯	宛敏灝
王起	徐震堦	程千帆	萬雲駿
施蛰存	馬興榮		

主 編

夏承燾	唐圭璋	施蛰存	馬興榮
-----	-----	-----	-----

百尺樓詞集



番禺陳慶森著



浣溪紗

夜寒似水燈小如蠅
偶觸前塵輒墮遐想倚
竹度此不覺黯然銷魂也

鴛瓦前宵薄有霜
熏篝無燄麝凝香
最思量處斷人腸
玉虎牽絲長寂寂
青鸞郵札竟茫茫
碎風零雨怕開牕

百尺樓詞稿本(北山樓藏)



蔣鹿潭畫像(周夢莊藏)

趙聞禮所選陽春白雪八卷外集一卷爲趙氏星鳳閣寫本其原本藏范氏天一閣元趙松雪手寫艸書真球壁也長塘鮑淥飲先生借繕正書始有傳本在世第艸書有不可識者時奚鐵生岡工艸書淥飲相與質疑兼證以宋人詞集麤可句讀尚多闕疑故知不足齋叢書中遷延未刻松雪寫本後被吳春林攜去淥飲之子清溪十恭爲予言之如此春林名純仁和貢生居湖市其姪少邨全慶子姻婭也屢詢之卒不可得惜哉竹垞紅友契榭諸先生於是書皆未寓目今項君杏野德懃穎山竹梓屬子參校校畢聊爲

清吟閣刻本《陽春白雪》書影



水雲樓圖(東台縣志)

詞學

第四輯篇目

論述

清真詞與少陵詩	羅忼烈 (一)
况周頤詞論管窺	邱世友 (二一)
天風閣學詞日記 (一九三九年)	夏承燾 (三五)
論陽羨詞派	嚴迪昌 (六二)
袁去華及其詞	曹濟平 (八七)
蔣鹿潭年譜	周夢莊 (九六)
納蘭成德妻盧氏墓誌考略	周篤文 馮統 (一一八)
金詞論綱	金啟華 (一二四)
說楊柳枝、賀聖朝、太平時	施蟄存 (一四二)
敦煌曲定風波校釋	周篤文 (一九六)

轉載

略論詞的起結……………唐圭璋（五八）

文獻

填詞叢話（卷三）……………趙尊岳（七四）

花隨人聖龕詞話……………黃濬（一五七）

百尺樓詞……………（清）陳慶森（二一二）

山禽餘響……………邵瑞彭（二〇一）

浣溪沙集宋人句……………章蕙蓀（一七三）

書誌

蘇軾詞版本綜述……………劉尚榮（一七七）

《陽春白雪》述略……………張珍懷（一五〇）

歷代詞選集叙錄（四）……………舍之（二四二）

新出詞集介紹……………秋浦、丙琳、北山（二六六）

港台版詞籍經眼錄……………編者（二七〇）

叢談

吳夢窗與李長吉

寇夢碧（一九四）

叢碧詞人軼事

前人（一九五）

董小宛

蘇昌遠（一九六）

吳梅村絕筆詞

前人（一九六）

陳陶遺詞

壺叟（一九九）

北京詞社

前人（二〇〇）

淮海詞宋刻本

蟄庵（三四）

陳著《本堂詞》

前人（五七）

聶勝瓊詞

北山（九五）

蘇東坡詞手跡石刻發現

編者（一五六）

社日停針線

北山（一九三）

些娘

雲士（二五五）

詞苑

（二五六）

劉惜閻一首 周退密一首 周篤文二首 許白鳳二首

徐邦達一首 胡國瑞一首 陳聲聰二首 富壽蓀一首

周煉霞二首 王筱靖三首 張珍懷二首 葉嘉瑩三首

甘豫源一首 蕭挺一首 葉柏村一首 宋景昌一首

吳丈蜀一首 徐培均一首 徐稼研一首 沈邁士一首

編輯後記

編者 (二七五)

詞學討論會實錄

(二七七)

圖版

- (一) 清吟閣刻本《陽春白雪》書影
- (二) 蔣鹿潭畫象(周夢莊藏)
- (三) 水雲樓圖(東台縣志)
- (四) 百尺樓詞稿本(北山樓藏)

清真詞與少陵詩

羅忼烈

唐詩、宋詞齊名，同是最優秀的古典文學。唐詩中的杜甫，後世公認為詩人之首（一），因此，學者推崇宋詞的傑出作家，有時拿杜甫來相提並論。如清人劉熙載《藝概·詞曲概》說：

東坡詞頗似老杜詩，以其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也。若其豪放之致，則時與太白為近。

這是說，東坡詞內容廣泛像杜詩，文辭豪放似太白。在這以前，蘇轍曾稱「公（東坡）詩本似李、杜」（二），大概是劉氏所本，不過移作詞評罷了。至於「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云云，似乎也有所本，明徐渭《答龍溪師書》（三）有云：

詩至李、杜、昌黎、子瞻而變始盡，乃無意不可發，無物不可詠。

劉氏也不過把後面兩句換掉三個字，移作詞評罷了。東坡詞「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四），衝破了傳統的藩籬，內容確是「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劉氏說得很對。然而以為這樣就「頗似老杜詩」，未免不切實際，因為「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的詩人很多，這並不是杜詩與眾不同的特點。依我看，不但東坡詞不似老杜詩，就是東坡詩也不見得似老杜，東坡詩詞作風與李白倒有幾分相似，劉氏拉上老杜，在於烘托東坡。

（一）蘇軾《王定國詩集叙》：「古今詩人衆矣，而杜子美為首。」

（二）語見蘇轍《東坡先生墓誌銘》。

（三）見《徐文長集》卷十七。

（四）見毛刻《宋六十名家詞·胡寅《題酒邊詞》》。

亦有以柳永詞比擬杜詩的，宋張端義《貴耳集》卷上說：

項平齋自號江陵病叟。余侍先君往荆南，所訓學詩當學杜詩，學詞當學柳詞。叩其所以，云：「杜詩、柳詞，皆無表德，只是實說。」

周濟《宋四家詞選》說「柳詞總以平叙見長」，少鉤勒，無層深，謂之「無表德」可也。杜詩却不如此，所以《藝概·詞曲概》云：

柳耆卿詞，昔人比之杜詩，為其實說無表德也。余謂此論其體則然，若論其旨，少陵恐不許之。

項平齋以柳詞比方杜詩，雖在作法上着眼，還是不倫不類，因為號稱詩史的老杜，詩法變化多端，並不以「無表德」見長。此外，清末張祥齡《詞論》說：「姜堯章，杜少陵也。」其實白石詞也不見得似杜詩。

大抵北宋中期以來直至清代，學詩的人多學杜詩，然而由於歷史和社會背景不同，用捨行藏際遇不同，「情性所樂，陶染所凝」〔五〕各異，杜詩的思想內容自然不能強學而致，除非故意無病呻吟。所以學去學來，不外字法、句法、章法、詩律的工夫，如果加上那種沈鬱頓挫的風格，可算相當到家了。王國維以清真詞比擬少陵詩，就是認為在技巧上、風格上有相似之處。《清真先生遺事·尚論三》云：

先生於詩文無所不工，然尚未盡脫古人蹊徑，平生著述，自以樂府為第一，詞人甲乙，宋

〔五〕語見《文心雕龍·體性》。

人早有定論。惟張叔夏病其意趣不高遠，然北宋人如歐、蘇、秦、黃，高則高矣，至精工博大，殊不逮先生。故以宋詞比唐詩，則東坡似太白，歐、秦似摩詰，耆卿似樂天，方回、叔原則大曆十子之流，南宋惟一稼軒可比昌黎，而詞中老杜，則非先生不可。昔人以耆卿比少陵，猶為未當也。

又云：

樓忠簡謂先生妙解音律，惟王晦叔《碧雞漫志》謂「江南某氏者解音律，時時度曲，周美成與有瓜葛，每得一解，即為製詞，故周集中多新聲。」則集中新曲，非盡自度，然顧曲名堂，不能自己，固非不知音者。故先生之詞，文字之外，須兼味其音律。惟詞中所注宮調，不出教坊十八調之外，則其音非大晟樂府之新聲，而為隋、唐以來之燕樂，固可知也。今其聲雖亡，讀其詞者，猶覺拗怒之中，自饒和婉，曼聲促節，繁會相宣，清濁抑揚，輻輳交往。兩宋之間，一人而已。

在王氏之前，周濟《詞辨》自序謂董晉卿於清真詞，「推其沈著拗怒，比之少陵」，但其說未備。王氏在《人間詞話》裏，對清真詞只是褒貶參半，至此則推崇備至，原因何在？拙作《王國維與清真詞》一文曾經論析（六），於此不必贅述，清真是否足當「詞中老杜」和「兩宋之間，一人而已」的至評，這裏也不擬討論，祇想談談杜詩、周詞的共通點。關於杜詩的種種特色，前人早有定論，本文也不擬多引述。

從上面引錄的兩段文字看來，王氏推許清真為宋詞第一人，等於老杜是唐詩中第一人，其論

（六）文見《兩小山齋論文集》（中華書局 一九八二，北京）。

點有二：一是精工博大有如杜詩，二是聲律妥貼有如杜詩。文字精工是杜詩多種風格之一，如《秋興八首》、《諸將五首》、《登樓》一類，是其顯例。周詞也擅長這種修辭技巧，所以宋陳振孫稱「富麗精工，詞人之甲乙也」（《直齋書錄解題》），宋劉肅稱「縝密典麗」（《片玉集序》），都指這一方面。然而精工兩字是一個籠統的詞兒，應包括鍊字、鍊句、章法、藻繪，否則無以成其既精且工，這些我們稍後再行略論。至於所謂博大，如果指思想內容而言，則北宋詞人自當首推東坡，不僅清真談不上，張、柳、晏、歐、小山、秦七、黃九也談不上；如果指法度上多變化、局面開闊，則周詞有類似杜詩的地方，並且較其他詞人突出。前人稱「少陵詩法如孫、吳」（《滄浪詩話》），「千變萬態」（七），「篇法變化，至杜律而極」（清浦起龍《讀杜心解·發凡》）。筆法變化錯綜，縱橫捭闔，吞吐順逆，相互為用，不拘一格，就是法度上的博大。自常州派標榜「由吳入周」以後，學者在清真詞這一方面說了很多，如清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說：

美成思力獨絕千古，如顏平原書，雖未臻兩晉，而唐初之法至此大備，後有作者，莫能出其範圍矣。

所謂「法」，當然指詞法，詞法至清真而「大備」，正如詩法至少陵「而極」。宋人稱杜詩為集大成，周氏也說「清真集大成者也」（《宋四家詞選·序論》），不過他說的集大成却指法度，這一點，在《宋四家詞選》的評語中分明可見。現代廣東著名詞人陳洵《海綃說詞》（八），以清真瑞龍吟為「詞境融而大化」，瑣窗寒為「大開大闔」（抄本），花犯為「體備剛柔，手段開闊」之類，也是周濟的繼承。

（七）宋黃徹《碧溪詩話》：「諸史列傳，首尾一律。惟左氏傳《春秋》則不然，千變萬狀……觀少陵詩，疑隱寓此旨。」蓋指詩法而言。

（八）陳氏為新會人，抗戰初卒於澳門。所著《海綃說詞》，見唐圭璋所輯《詞話叢編》，一九六八年我在香港友人處發現另一抄本，份量比《叢編》本為多，我曾寫《陳洵《海綃說詞》說清真詞校錄》一文，收入拙著《詞曲論稿》（中華書局，一九七七，香港）。

詩詞法度，就內容組織言，最緊要的是章法，即命意謀篇的方法。杜詩章法嚴整完密而多變化，是自古定論的，如宋范溫《詩眼》論《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十二月一日三首》、《聞官軍收河北河南》、《游子》、《桃》（九），是嚴整完密的好例。又如譚元春論《北征》說：「其篇法幻妙，若有照應，若無照應，若有穿插，若無穿插，不可捉摸。」（十）鍾惺論《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及《北征》說：「讀少陵《奉先詠懷》、《北征》等篇，知五言古長篇不易作。當於潦倒淋漓，忽正忽反，若整若亂，時斷時續，得其篇法之妙。」（十一）篇法即章法，譚氏、鍾氏的話，正好指出了杜詩章法多變化，「幻妙」，「不可捉摸」。周詞也以法著稱，劉肅《片玉集序》稱其「縝密」，即指法度綿密。沈義府《樂府指迷》稱其「下字運意，皆有法度」。陳廷焯《白雨齋詞話》說：「頓挫之妙，理法之精，千古詞宗，自屬美成。」又謂「詞法之密，無過清真」，「詞法莫密於清真」。茲但舉六醜《薔薇謝後作》的幾位名家詞說為例，以見一斑：

「正單衣試酒，悵客裏光陰虛擲」十三字，千迴百折，千錘百鍊，以下如鵬羽自逝。（下闕）不說人惜花，却說花戀人；不從無花惜春，却從有花惜春；不惜已簪之殘英，偏惜欲去之斷紅。（周濟《宋四家詞選》眉批）

「願春」三句，逆入平出，亦平入逆出。「為問」三句，搏兔用全力。「靜繞珍叢底」以下，處處斷，處處連。「強簪巾幘」應「願春暫留」，「莫趁潮汐」應「春歸如過翼」。結筆用逆挽，此片玉所獨。（譚獻《譚評詞辨》旁批）

（九）《詩眼》已佚，見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七及卷十引。

（十）見明王嗣爽《杜臆》卷二引。

（十一）見清仇兆鰲《杜少陵集詳註》卷五引。

海綃翁曰：「薔薇謝後」，言春去也，故直從惜春起。「留」字、「去」字，將大意揭出。「為問家何在」，猶言春歸何處也。「夜來」以下，從「薔薇謝後」指點。結則言蜂蝶但解惜花，未解惜春也。惜花小，惜春大。「東園」三句，謝後又換一境。「成歎息」三字用重筆，蓋不止惜花矣。「長條」三句，花亦「願春暫留」。「殘英」七字，「留」字結束。「終不似」至「欹側」，「去」字結束。「漂流」七字，「願」字轉身。「斷紅」句逆挽「留」字，「何由見得」逆挽「去」字。言外有無限意思，讀之但覺迴腸盪氣，復何處尋其源耶？（陳洵《海綃說詞》抄本）

此首《薔薇謝後作》，精深華妙，後難為繼。起句點天時人事，次句言久客之感。「願春」三句，言花落春去，留之不住。上言「光陰虛擲」，已是悵惘，此言留春不住，悵惘更甚。又「春歸如過翼」已見春之速，再足「一去無迹」一句，更見花落春盡矣。周止庵謂此十三字「千回百折，千錘百煉」，信不誣也。「為問」五字，一「問」字振起全篇，意亦雙關。「夜來」兩句，承上作答，風雨葬傾國，是無家也。「釵鈿」三句，言落花狼藉之狀。「多情」一句問，又作頓挫，蜂蝶叩窗榻尋香，即追惜者。換頭，承上落花。花已落盡，無人來賞，故曰「岑寂」。「朦朧」句以綠葉為襯。「靜繞」句，可見徘徊之久，與惜花之深。「成嘆息」，束起上下，亦頓挫處。此下三事，皆可嘆息之事也。「長條」三句，言長條戀人。「殘英」三句，言殘英無神。末三句，言斷紅難見。「何由見得」一問，尤見情致纏綿，依依不盡。（唐圭璋《唐宋詞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

四家賞析的話，都從章法出發，可以反映周詞法度是如何受注視了。特別是常州派的詞論家如周濟、譚獻、陳洵等，說詞總是以章法為主腦，對周詞剖析入微，幾乎成了公式，所作俱在，這裏不必多舉。雖然別的詩人詞人也會講究章法，但詩中杜甫、詞中周邦彥，無可否認是此道最傑